

延安精神探索

魯直文集

魯直 著
魯曉鵬 編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

<https://hkupress.hku.hk>

© 2026 香港大學出版社

ISBN 978-988-8946-85-3 (平裝)

版權所有。未經香港大學出版社書面許可，不得以任何（電子或機械）方式，
包括影印、錄製或通過信息存儲或檢索系統，複製或轉載本書任何部分。

10 9 8 7 6 5 4 3 2 1

新世紀印刷實業有限公司承印

目錄

編者序	1
魯直自傳（1953年）	21
魯直文章	29

一、陝甘寧邊區建設

1. 對「集體」開荒意見	33
2. 論農村支部在今年生產中的作用	35
3. 南區合作社運鹽隊是怎樣組織起來的	39
4. 延安南區發展婦紡的經驗	42
5. 模範的白原村：勞動英雄石明德講，魯直記	46
6. 組織模範村之間的參觀	54
7. 關於鄉長工作	55
8. 開展「五母」運動	56
9. 關於小學教育問題	61
10. 靖邊的識字組和黑板報	68
11. 靖邊植樹的經驗	73
12. 靖邊改良土地的三種新方法	77
13. 靖邊楊橋畔水利調查	80

二、軍隊政治與文化工作

1. 政指傅秀芳同志的領導方法和作風	89
2. 開展邊區部隊的聯手運動	95
3. 一年來宣傳工作基本總結與今後的意見：1949年4月26日在野政宣傳會議上的發言	98
4. 部隊文藝工作的情況與今後的任務：在西北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108
5. 附錄：新聞報道。西北舉行首屆文代大會，號召發揚過去陝甘寧邊區人民文藝運動的正確方向，並討論開展各兄弟民族的文藝工作問題	114
6. 貫徹部隊速成中學的教育方針：1951年4月13日在速成中學會議上的報告	116
7. 學習毛澤東軍事思想，建立強大國防軍：紀念建軍24週年	125

三、新中國經濟發展

1. 陝西省工業建設的開端	135
2. 在工業企業中開展群眾運動的若干經驗	139
3. 附錄：新聞報道。重慶、西安市委動員全民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立刻行動起來多多增產糧鋼	148

編者序

魯曉鵬

啊，延安，
你這莊嚴雄偉的城牆，
築成堅固的抗日的陣線。
你的名字將萬古流芳，
在歷史上燦爛輝煌。

《延安頌》，莫耶詞，1938年

在今後支部黨員中，必須使得邊區農民「庖有肥肉，廄有肥馬，倉有餘糧」，人人豐衣足食起來。如果哪裏還有民不聊生、家徒四壁的農戶，那麼，那個鄉的支部工作就做的不好。今後判斷支部工作的好壞，應依該鄉人民生活的好壞為標準。

魯直，〈論農村支部在今年生產中的作用〉，1943年

一、延安研究，延安精神

本書的目的是通過一個具體個案、一個歷史人物、他的寫作和相關原始材料來進一步加深對所謂延安精神的探索。延安研究是當下海內外學界的一個重要議題，而人們所倡導的延安精神在中國國內是主導性話語。

首先回顧一下相關歷史、時間表和重要事件。明朝末年，陝北農民起義軍轉戰中國各地，撼動明朝政權。其中最著名的是出生於延安府、當時米脂縣、今為橫山區的李自成。他攻克京城，推翻明王朝。時至20世紀，在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之前，劉志丹等人領導的陝北紅軍在陝北活動，並一度在橫山縣一帶成立蘇維埃政權。1935年，從南方來的中國工農紅軍到達

陝北，長征結束。1937年1月，中共中央進駐延安，它成為中國紅色政權的中心。1937年9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這是中華民國內由共產黨領導的一個相對獨立的特別行政區。直到1948年初，中共中央離開陝北去華北，這段時間被稱為「延安時期」。

延安精神是中國社會中乃至學術研究界裏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概念。1968年5月3日，《人民日報》刊登社論：〈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延安精神」這個詞組最早出現於此。那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間，此篇文章對延安精神的闡述不免極端、片面和左傾。現在一般認為，延安精神的主要原則和方針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調查研究，批評與自我批評，解放思想，理論聯繫實際，找到適合中國具體國情的方案，自力更生，腳踏實地的工作作風。¹ 延安研究也是當代中國史的一個研究重點，涉及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誠如延安研究學者孫曉忠教授所言：「延安的革命實踐如何在對晚清以來中國問題的回應中，將中國革命的難題性呈現出來，並為今天中國如何再次創造出一個新的共識和共同體提供靈感。」編輯相關的資料，「不僅試圖保存其史料價值，而且想通過對原始資料的再呈現，展現這段歷史中蘊含的普遍性意義。」² 不同於那些收錄眾多作者文章的選集，我們編纂一部獨特的一個人的文集，讀者從中能夠清晰地體驗這段歷史進程和思想發展的連貫性、有機性、整體性。

本書要介紹的人物是魯直。魯直，原名魯嘉廉，陝西省橫山縣人（今陝西省榆林市橫山區人），出生於1914年。1928年參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先後擔任東鄉赤衛隊大隊長，橫山縣蘇維埃政府教育部長、財政部長，中共西北局統戰部幹事，西北局組織部組織科長，西北局辦公廳秘書，綏遠省伊東工委書記，陝甘

1. 有關「延安精神」的英文表述，見 Chen Qingqing, Hu Yuwei, and Zhang Changyue, “Yan'an Spirit an Inspiration in Guiding the CPC to Advance National Rejuvenation,” *Global Times*, Nov. 1, 2022。文章如此定義「延安精神」：“The Yan'an spirit, which was forged during this period, has become the CPC's most precious treasure. It calls for firmness in correct political orientation, emancipation of the mind,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serving the people wholeheartedly, and developing self-reliance and encouraging pioneering efforts.” 鏈接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211/1278485.shtml>。

2. 孫曉忠，〈創造一個新世界——延安鄉村建設經驗〉，載孫曉忠、高明編，《延安鄉村建設資料》，第1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2），頁16。

寧邊區靖邊縣委書記，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宣傳部長，第一野戰軍和西北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兼文化部長，延安電影製片廠董事，新華社西北野戰分社社長，陝西省委委員，陝西省計劃委員會第一副主任，中共陝西省委工業部長，西安市委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農墾部科委副主任等職。1971年，在江西省永修縣的「五七幹校」去世，終年57歲。

在魯直幾十年的豐富多彩的革命生涯中，他參與和主持了各類工作：陝甘寧邊區的地方工作和農業生產，西北野戰軍的政治工作，陝西省工業和經濟發展。期間，他撰寫和發表了大量文章。這本書收集了他的21篇文章，兩篇有關他的《人民日報》新聞報道，和他於1953年寫的自傳。其中15篇文章來源於1940年代在延安發行的《解放日報》；4篇是他在第一野戰軍、西北軍區的報告、發言和文稿；一篇文章在1950年代發表於《人民日報》；另一篇文章發表於陝西省委主辦的期刊《思想戰線》。有些稿子以前沒有和公眾見面。應當說，他的一些文章在當時有很大的閱讀量和影響力。根據魯直的工作性質和從政階段，文集按時間順序分為幾個部分：一、陝甘寧邊區建設，二、軍隊政治與文化工作，三、新中國經濟發展。今天閱讀這些文章和寶貴的歷史資料，有助於人們了解中國革命歷史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歷程。

《解放日報》於1941年在延安創刊，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報。從1942年9月起，它也成為中共西北局的機關報。1947年，國民黨軍隊攻陷延安，《解放日報》停刊。它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後半期和解放戰爭初期發行的最重要的報紙。本文集收錄了魯直從1942年5月至1946年12月的五年期間在《解放日報》發表的15篇文章。³在這段期間，他先後任職於中共西北局、陝甘寧邊區靖邊縣委和西北野戰軍。這些文章集中體現了延安精神，而這種精神也在他後來的工作和寫作中展示出來。

3. 在《解放日報》發行之前，魯直也為陝甘寧邊區其他報刊撰文。見魯直，〈在何紹南蹂躪下橫山民眾苦矣！強迫停止農作修築碉堡，收刮民眾存糧強拉民夫〉，《新中華報》（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廿六日星期五），第三版。魯直，〈靖邊徵收救國公糧中的幾點經驗〉，《團結》第24期（1940年4月8日），頁28。魯直，〈靖邊的優待抗屬工作〉，《團結》第25期（1940年6月8日），頁19。魯直，〈反對「四大怕」〉，《黨的生活》第2期（1941年11月25日），頁37。

魯直的文章不僅是他個人的作品，而且是反映了一個廣大的歷史風貌，所謂「延安精神」、延安作風、延安道路。⁴他是這個精神形成和鑄造過程中的一位參與者和實踐者。魯直的文章和活動體現了這樣的精神。魯直經歷了陝甘寧邊區的建設和發展，邊區的大生產運動、延安整風、解放戰爭和新中國建設。因為他的職務和工作，他寫出了大量的對這些事件及時而有針對性的文章。他的一些文章或被用作黨校學習班的教材，或成為珍貴的歷史資料被反復收錄在相關的文集裏，比如《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輯》、《延安鄉村建設資料》，以及其他選集。⁵他的文章也被刊登在相關網站，比如《陝甘寧邊區紅色記憶多媒體資源庫：延安精神庫》。⁶在中國大陸以及海外，他的文章被研究中國革命的學者引用。⁷他在《解放日報》

-
4. 有關「延安精神」的各種討論和定義，見陝西省圖書館建立的網站，《陝甘寧邊區紅色記憶多媒體資源庫：延安精神庫》，<https://www.sxlib.org.cn/dfzy/yajs/>。早在 1970 年代，美國學者馬克・賽爾登 (Mark Seldon) 提出「延安道路」的觀點。見 Mark Seldo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中譯本，馬克・賽爾登，《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魏曉明、馮崇義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另見新作，美國學者周錫瑞 (Joseph W. Esherick) 著，石岩譯，《意外的聖地：陝甘革命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英文版：*Accidental Holy L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Northwest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2])。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於 1990 年在北京成立。鏈接 https://www.1921.org.cn/zzjg/2022/02/10/detailed_2022021016414.html
 5. 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編，《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輯》，第 5 輯（甘肅人民出版社，1986），頁 424–32。孫曉忠、高明編，《延安鄉村建設資料》，4 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2）。本書收錄魯直三篇文章，見第 1 卷，頁 364–67、562–69；第 3 卷，頁 327–33。
 6. 見網站《陝甘寧邊區紅色記憶多媒體資源庫：延安精神庫》。魯直，〈南區合作社運鹽隊是怎樣組織起來的〉，https://www.sxlib.org.cn/dfzy/yajs/qwts_5014/yajs/nqhzsslx/201701/t20170109_589091.html。魯直，〈延安南區發展婦紡的經驗〉，https://www.sxlib.org.cn/dfzy/yajs/qwts_5014/yajs/nqhzsslx/201701/t20170109_589090.html。魯直，〈關於小學教育問題〉，https://www.sxlib.org.cn/dfzy/sjk/wxjl/slhb/sgngmgjdslxjdwj/201704/t20170425_679920.html。
 7. 引用和討論魯直文章的部分相關學術論文，涉及婦女問題、家庭問題、開荒種地、勞動方式、邊區經濟發展、共產黨幹部的工作作風、黨與群眾的關係、中國革命，方方面面。見董麗敏，〈組織起來：「新婦女」與「新社會」的構建——以延安時期的婦女紡織生產運動為中心的考察〉，《婦女研究論叢》114 期（2017 年 11 月第 6 期），頁 10–22。本文曾於 2017 年在德國弗萊堡大學漢學系主辦的「延安與中國的社會主義」(Yan'an and Chinese Socialism) 工作坊上宣讀。王穎，〈走出家庭與鞏固家庭：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的婦女解放（1937–1945）〉，《開放時代》第 4 期（2018 年），頁 12–35。程文俠、李慧，〈革命目標的裂變與群眾路線的轉向：1940 年代中共婦女政策的溫和化〉，《社會》第 39 卷，第 3 期（2019 年），頁 210–40。Harlan David Chambers, *Revolutionary Times: Temporalities*

發表的諸篇報告，比如〈對「集體」開荒意見〉、〈南區合作社運鹽隊是怎樣組織起來的〉、〈延安南區發展婦紡的經驗〉、〈關於小學教育問題〉、〈靖邊楊橋畔水利調查〉，已成為經典性文章。他所講述的陝甘寧邊區人民說實話、幹實事的作風被奉為優良的革命傳統。他的文章屬社會學、傳播學、政治學、歷史學的範疇。當一些學者分析延安時期的文學和藝術時，他們也時常引用他文章的觀點和論述作為佐證及參照。

在 1949 年之後，中國在很長時間裏對個體發家致富的問題和生產發展的所有制問題，糾結不定，反復搖擺，對甚麼姓「社」、甚麼姓「資」，爭論不休。極左思潮一度佔據上風，農村和城市不停地割「資本主義的尾巴」，農民保留一定的自留地都很困難。結果農村凋敝，農民越加貧困。改革開放之初，國家逐漸對社會主義有了新的定位。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富裕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允許各種形式的所有制存在，包括私有制。這個問題早在延安時期，就有過論爭。重溫魯直等人那時的文章有現實意義。他們的文章好像是針對 1970 年代末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初期的思想問題。以下我們引用魯直的文章，〈論農村支部在今年生產中的作用〉。此文在 1943 年 2 月初發表於延安的《解放日報》。

同時在這裏又應該糾正一個口號，就是過去把反對一部分幹部的貪污腐化，擴大成為一般的在黨員農村中，進行反對資本主義的思想。所以個別地方就造成了某些黨員和群眾的生產不積極，而害怕發了財，人家說他「資本主義思想」發展了。一部分群眾則認為共產黨員愛窮不愛富，比如 1941 年徵糧，一斗四升麥子折一斗小米，群眾就說，共產黨員是窮光蛋，生下窮肚子，愛吃小米不吃麥。這些都說明了對於邊區的建設認識問題上，還不夠清楚。因此在今後支部黨員中，必須使得邊區農民「庖有肥肉，廄有肥馬，倉有餘糧」，人人豐衣足食起來。如果哪裏還有民不聊生、家徒四壁的農戶，那麼，那個鄉的支部工作就做的不好。今後判斷支部工作的好壞，應該依該鄉人民生活的好壞為標準。

of Mobilization and Narratives in China's Revolution (博士論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2022)，頁 113、115。尹雪，〈由秧歌劇探析陝甘寧邊區的婦女工作〉，《國學》第 11 卷，第 3 期（2023 年 9 月）：頁 322–27，鏈接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3.113050>。

魯直明確指出，貧窮不是光榮，共產黨領導的人民不應當是「窮光蛋」，致富也不是資本主義思想，農村黨支部的任務就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人豐衣足食才是邊區人民的生活目標。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考慮成立經濟特區的問題，比如深圳特區。國家領導人高瞻遠矚，敏銳地指出：當年的陝甘寧邊區就是個特區。要摸著石頭過河，尋找出適合中國國情的經濟發展道路。這正是延安精神在新的歷史時期發揚光大。魯直等人當初在延安的思考在今天仍耐人尋味。

魯直生平簡介

魯直（魯嘉廉）出生於一個貧窮農民家庭。隨著他的大哥魯嘉禮和二哥魯嘉順年齡的增長，家裏的勞動力增加，家庭生活逐步改善。於是家裏人就商量讓家裏最小的男孩子去上學。那時橫山縣城有一所高級小學——橫山縣第一高級小學。魯直的家鄉魯家河距縣城有100里路程。他的大哥魯嘉禮比他年長10歲，送他從魯家河上學的事就由他大哥完成。魯嘉禮的孫子魯利國回憶他從爺爺那裏聽到的關於他三爺（魯直）的往事，說道：

記得我小時候爺爺對我講：那時你三爺只有十幾歲，我趕了兩頭毛驢驮著兩口袋綠豆，哥倆一路說笑，一整天走了100里地到學校去報到。你三爺看到別人的家長都搭個搭襯，裏面裝著響洋來送孩子上學，就問：「大哥，為甚麼人家來上學都背個搭襯，裏面裝著響洋咣當咣當的來了，咱們怎麼趕著毛驢驮著綠豆來了？」我爺爺說：「咱家沒錢，要用綠豆在縣城集市換成錢才能給你交學費。」綠豆是當時陝北最貴的一種農作物。搭襯是以前陝北人用於出門時裝東西的一種器物，前後各一口袋連在一起搭在肩膀上。響洋是陝北人對銀元的俗稱。

1927年，13歲的魯直開始就讀於橫山高級小學。後來一大批該校的師生參加革命，魯直便是其中一個。魯直在他的〈自傳〉裏講到這段經歷。

橫山縣是陝北革命搖籃。在蘇維埃運動和抗日戰爭初期，魯直生活和工作在陝北橫山。歷史上，劉志丹帶領西北紅軍兩次攻打橫山城。1935年秋，劉志丹第一次攻打橫山城，於農曆八月初九（公曆9月6日）帶領部隊集結在魯家河，即魯直的家鄉。作為口述歷史，據魯家河後人回憶，劉志

丹住在魯家河兩戶人家，其一是在「陽砭」的魯直家。陽砭是指向陽的山坡。魯利國小時候聽他爺爺講講述當年情景以及他三爺（魯直）的行動：

劉志丹打橫山縣城，有一次部隊駐紮在魯家河前後溝有十里地，司令部紮在陽砭上和背砭上，出發前動員令是在陽砭上作的，因為咱們陽砭上院子有臺階，靠窖洞處高。我爺爺講劉志丹個子不高，臉紅楚楚的，手一揮一揮的講話。當時有個拓四先生，他是小理河流域一個紳士一樣的人，會看病。三爺當時因為生病跟他學藝。劉志丹部隊駐魯家河時請拓四先生給戰士看病，就是我爺爺背著藥箱的。我爺爺講，當年我三爺說他和拓四先生學藝是假，可能是搞地下工作的幌子或怕家裏人擔心。

魯直加入劉志丹隊伍行列，跟他的隊伍走了。《橫山裏下來些游擊隊》等《信天遊》風格的民歌唱遍陝北。

對面（價）溝裏流河水，
橫山裏下來些游擊隊。
一面面紅旗畾畔上插，
快把咱們的游擊隊迎回咱家。

滾滾的（那個）米湯（喲）熱騰騰的饃，
招待咱游擊隊好吃喝。
三號號的盒子（喲），
紅（個）纓纓（啊），
跟上我的哥哥鬧革命。
你當兵，我宣傳，
咱們一搭的鬧革命多喜歡。
紅豆豆角角熬南瓜，革命成功了再回家。

1938年，魯直在延安橋兒溝的中央黨校學習，長達六個月。之後五年，他任職於延安的中共西北局。1943年，他參加延安整風運動，聆聽了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毛澤東最初在1941年做了這個報告。這份報告後來成了延安整風的重要文件。以下是他闡釋「實事求是」的著名論斷：

魯直自傳

(1953年)

一、家庭生活及出身

余陝西橫山人，1914年出生於一個貧農家庭。父殿文，行三，母廉氏，皆良善勞動的農民。余兄弟三人，長加禮，次加順，姊妹四，皆嫁給農民。家有地30餘垧，石窯三孔，幼時欠債百十元。

父兄終年勞動，豐則可以糊口，歉必向外借貸，婚喪嫁娶成為莫大負擔。曾為兄娶，揭債於鄰村油房頭大地主侯清彥（天主教徒）。而地主僕役不時高騾大馬臨門討債。一年，因還不上利，將地押給地主數垌，自此地不夠種，父率兄外出尚新窯，租種地主尚生浩地三年。這個地主的族戚，仗著地主的錢勢，無故的欺侮我們。在一個秋收莊稼場上，地主的女婿大黑狗騎在大哥的頭上，當時激起了我們兄弟的憤怒，就和地主們棍鬥了一場，打爛地主尚生浩父親禿老漢腦袋，撞下了天大的禍。於是央人說情，殺豬賠禮，養傷道歉，花了數石穀子，地主收回土地不給再租，才算了事。翌年回家，兄為人傭工，家境從此更窮。我雖年幼，覺得富者如此不仁，貧者這樣可憐。加上同村同族有錢人的白視，更增加了我對富人的憎恨。

二、小學時代

1924年冬，官府興辦洋學堂，我家從來沒有念書人，族長們勸父送我上學，並允給予資助，於是即在1924年的冬天，送我入油房頭村的半公半私的小學堂。三個月讀了四本洋書（自然常識），還聽會了《百家姓》、《三字經》。老師拓世高是一個清末不第的佛教徒，對我頗為青垂。1925年

得族長魯炳業的一塊白洋的資助，供我繼續念書。當時正值大革命，縣城高級小學的暑期學生旅行隊，到我讀書的村子來旅行。他們很威風，散傳單、寫標語、罵洋人（神父）、打廟宇、組織農民協會、宣傳抗糧抗款。記得把我家的債主侯清彥也大罵了一頓，還給院牆上貼了標語。自己覺得念書倒是窮人的出路，於是更加用功了，在1927年的下半年，即求父親送我入縣城的高級小學了。

入校後，也是國民黨反動派背叛大革命的時候，像以前那樣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沒有了。記得當時校方修校舍，命令學生背磚頭，學生情緒不滿，普遍流行「上半年宣傳，下半年背磚」的話，對革命形勢表現了悲觀情緒。雖然如此，學校黨的活動並沒有停止，在每星期日的時候，許多同志都到鄉下玩，後來我參加少共以後，才知道這種玩是在作黨的宣傳活動。

黨在這時，對於學生中的工作，是通過講課和作文了解的。我記得在一次國文作業時，教員出了一道「我的志願」的題，在這個題目下，我寫了一大堆打倒「土豪劣紳」，為窮苦人謀幸福的話。教員劉經向（共產黨員）修改時，又添了些「為人類謀解放」，「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作殊死鬥爭」等語，並和我談了一次話，問我讀甚麼書，並願讀甚麼書，當時又給我一本《資本主義淺說》要我看。幾天後，在一個晚間，下自習的時候，高我一班的學生賀祥雲把我叫在禮堂角說：「有一個共產主義青年團你願入嗎？」我不知道這個組織的任務是甚麼，就允了加入。他走時囑我不可告知任何人，有甚麼事由他找我。我想這就是共產黨嗎？這是1928年4月間的事。

三、入少共後

這以後，大概要在每星期和他接一次頭，我們星期日要相隨二三人到城外鄉村宣傳一次，內容大概是宣傳農民抗糧抗款，抗白地捐。有時他給一些油印的文件要我看，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知道在南方有「紅軍游擊隊」。記得在暑期放假的時候，在城西坬的一個石窯洞裏，開過一個十多人的會議，到會的有本校的賀祥雲、李瑞祥等，還有榆林中學回來的魯學曾

(魯賁)、魯紹曾、吳世才、綏師的王東高等，大體是布置暑期回家後的工作，和發生關係的問題，回家後我即和鄰村陳家石畔的王東高發生聯繫。

四、不幸遭遇

1928年陝北遭大旱，5月天未雨，禾草不生，下半年我即輟學，及秋共收一石秕糧，於10月間家兄率我逃荒安塞，於是與共產主義青年團關係亦斷絕。在安塞度荒一年中，我為族叔牧牛一冬，給堂弟代讀半年(因他逃學不去念書)。於1929年回家，1930年2月又復學原高小，3月間又與學校的組織恢復關係，當時的校長李友竹(共產黨員)、教員郭致禮(共產黨員)在校主持工作。

4月間，我因年幼逃荒，積勞成疾，身染腎臟炎，渾身浮腫，回家療養，一病臥床四年，又和共產主義青年團脫離關係。在這四年多的病痛中，對父母是一個莫大的負擔和憂慮，對我是一個深重的磨折和懲罰。一息之餘，我仍讀書寫字。因為偏處落後的鄉村，家境又很困難，父母求神拜佛，兄為延醫診療，而被「拍牌賣當」的江湖醫生騙了好多錢。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不願再增加家庭負擔，以後即拒絕延醫診治，獨自和病鬥爭。四年後，病漸痊癒，總算死裏逃生。在漫長的病年中，對我的思想鬥志起了腐蝕作用，一方面是在這四年中讀了一些左書右經；甚至三教九流、陰陽風鑿的封建文化，也看了不少。當時的思想認識是：將來在社會上雖不以此騙人，至少不為別人所騙；人家懂的東西我雖不能全懂，至少人家不懂的東西，我要知道一些。在這種思想支配之下，我對社會的憎恨與不滿，變成了對社會的縱橫與捭闔。這是我當時思想變化最大的一個時期。

五、參加土地革命

1935年，病體復原，陝北蘇維埃運動蓬勃發展，紅軍游擊隊活躍於安定、靖邊、橫山之間，到外傳播著紅軍勝利的消息。大概在同年7月間，紅軍游擊三縱隊消滅了油房頭村的民團李培英匪後，我縣四鄉開闢蘇區的

突擊隊到處出沒，9月間本區已成了「游擊區」，各鄉各村組織赤衛隊，當時我即擔任了東鄉赤衛隊的大隊長。同時即與陝西省赤源縣少共縣委四區區委的劉昆山同志接上了黨的關係，從此，我即走入了實際革命鬥爭的行列。

任赤衛軍大隊長時不二月，被調赤源縣第四區蘇維埃政府工作。在參加打土豪分田地的農民鬥爭中，為農民的勇敢堅決的鬥爭精神所教育，記得在一次赤衛軍配合游擊隊消滅白軍的戰鬥中，一個手持矛子的農民竟繳得白軍快槍，覺得革命馬上就會成功，白軍很快就會消滅。一次路過回家的時候，嫂嫂問我革命是否鬧成了，我慷慨的對曰：「快成功了。」不久紅二十五軍與中央紅軍先後到達陝北，西北革命形勢有了新的進展。勞山、榆樹橋、直羅鎮三次戰鬥勝利後，我的革命情緒，和工作積極性更加高漲，滿以為共產主義社會馬上就實現了，或是現在就是共產主義了。這種思想的表現，是在當時沒有財政制度的混亂情況下的產物。當時陝北各個蘇區打土豪的財物，不分地區都可動用，這個區的幹部走到那個區，沒有任何手續，就可得到一切供應。幹部中連貪污自私的名詞也沒有聽說，舊社會的一切不良風氣，被革命的浪潮全部淹沒。這樣就造成了幹部中的絕對平均主義思想。所以在中央到達陝北整頓財政建立預決算制度時，我覺得非常驚異，尤其對於幹部帶警衛員，首長吃小鍋飯感到更不習慣，覺得革命為了「平等」，為甚麼要有這些不「平等」的制度。表現了一種非常幼稚的思想。

1935年，陝北省橫山縣蘇維埃政府成立，我被調任縣蘇教育部長，以組織列寧小學、禁止纏足、破除迷信、反對買賣婚姻，是我當時的中心工作。1936年5月紅軍西征，中央撤出瓦窯堡，陝北許多較鞏固的蘇區變為游擊區，或敵佔區，當時教育工作不能開展，又調我任縣蘇財政部長。同年12月間，又調到三邊少數民族委員會工作，至1938年春送中央黨校學習。

六、在抗日時期

在兩年多的土地革命鬥爭中，我的思想發展過程，是由幼稚片面的認識階段逐漸向著比較實際全面的方向發展的階段。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六個

延安 精神探索

魯直文集

「魯直是老一輩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中國革命的早期締造者。他一生見證和參與了中國革命從延安時期直至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程。這些文章是他領導和投身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珍貴紀錄。本書是魯直工作實踐和調查報告的實錄，是『延安精神』的具體呈現。」

——孫曉忠，華東師範大學

「這本文集是研究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和早期建設的珍貴一手資料。魯直的著述不僅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精神，而且有對 20 世紀中國革命和社會巨變的深入觀察和反思，今天看來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

——宋耕，香港大學

《延安精神探索》為魯直先生的文章結集。作者畢生從事革命事業，並曾在《解放日報》、《人民日報》和其他報刊發表大量文章。本書共有三個部分，刊載了作者對於陝甘寧邊區建設、軍隊政治與文化工作和新中國經濟發展的各種意見。魯直的文章不但體現了「延安精神」，更能令讀者了解他的個人經歷和 1940 至 1950 年代中國的革命氛圍。本文集亦為學者提供了寶貴的原始史料，對研究中國革命歷史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歷程，極具參考價值。

魯直（1914–1971），原名魯嘉廉，陝西省橫山縣人（今陝西省榆林市橫山區人），自 1928 年起參與共產主義革命。他先後在縣、市、省等級別擔任共產黨和政府的各種要職，如中共西北局辦公廳秘書、陝甘寧邊區靖邊縣委書記、第一野戰軍和西北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兼文化部長、新華社西北野戰分社社長、陝西省委工業部長、西安市委書記、農墾部科委副主任等。

魯曉鵬，魯直之子，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為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比較文學傑出教授。著有《從史實性到虛構性：中國敘事詩學》、《影像、文學、理論：重新審視中國現代性》等書，並編有《嶺南學人林縵華文集》和《碧城樂府：林碧城詞集》等書。

封面圖片：魯直，攝於蘭州軍區，1950 年代初。

照片提供：魯曉鵬。

中國現代史 / 個人文集

ISBN 978-988-8946-85-3



<https://hkupress.hku.hk>



9 789888 946853

香港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